

王蒙选集

三

百花文艺出版社

王蒙选集（三）

王 蒙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15 3/8 插页4 字数341,000

1985年2月第1版 1985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400

书号：10151·785 定价：（平）3.40元（精）4.70元



一九八三年八月，在贵阳市郊与小说作者会面时摄

目 录

第三卷 小说

短篇小说 1978—1983

队长、书记，野猫和半截筷子的故事·····	3
最宝贵的·····	30
光明·····	36
快乐的故事·····	60
悠悠寸草心·····	73
歌神·····	96
表姐·····	120
友人和烟·····	133
夜的眼·····	147
说客盈门·····	158
买买提处长轶事·····	169
风筝飘带·····	183
春之声·····	203
海的梦·····	216
深的湖·····	229
温暖·····	256
心的光·····	268

最后的“陶”	285
惶惑	306
春夜	322
听海	336
青龙潭	353
黄杨树根之死	370
木箱深处的紫绸花服	401
色拉的爆炸	410
不如酸辣汤及其他	421
失恋的乌鸦及其他	429
扯皮处的解散（外三篇）	440
偶然——小说三题	445
哦，穆罕默德·阿麦德——《在伊犁》之一	455

第三卷

小说

短篇小说
1978—1983



队长、书记，野猫和 半截筷子的故事

应该怎样为人民公社的基层干部画像呢？是描写他们的风吹日晒下黝黑而皴裂的皮肤吗？刻画他们的沾满了尘土、芒刺、树叶、粪肥的长靴吗？渲染他们的黑条绒上衣的后背上、透过来的白花花的汗渍吗？同情他们的熬红了的眼睛和嘶哑的喉咙吗？羡慕他们在本地的无上威权，走到哪里都被注视、被谛听、被请示和申诉包围起来的举足轻重的地位吗？还是为了他们往往处在矛盾的焦点，受到各方的夹击而不平呢？

—

先说说队长铁木耳：他生活在新疆一个维吾尔族农民聚居的农村，四十三岁，大眼睛，紫黑的方脸上刻着几道稀疏的、深深的纹络。解放前他在煤窑背煤，腰腿受损，至今微有驼背，即使空身行走也显得很用力——他不会那种轻松的疾行或者从容的漫步。

多年来，他担任社办煤矿的领导。七二年，因病回到六生产队，七三年，当选队长。两年时间，铁木耳队长怎么样？看一看六队新开垦的土地，整齐的庄稼，疏浚了的渠道，再看一看社员脸上的笑容和家里新添置的什物，就了然了。

但是他有一个不算美气的绰号：泰推尔。直译“反着”，意译可作“杠头”。就是说，他爱抬杠。例如，七四年夏收时节，仅仅因为还剩两亩小麦割倒了没捆起，他竟然把会计带领着的报喜队伍从半路叫转了回来！

一九七五年初春，州上要开学大寨经验交流会，上级让六队报材料。十九岁的会计谢米什丁根据铁木耳的口述，写了一份，送到了负责此事的公社革委会副主任谢力甫那里。

谢力甫今年三十挂零，白净脸，双眼皮，长眉上挑，动作带一点女性的味儿。他原来是自治区一个厅局的翻译，汉文和维文都学的不错。但是，他日益忿忿的是：译得再好也不过是翻译，而他当年的两个作一般行政工作的同学，却在近年提拔了。他的业务能力坠住了他的高飞入云的翅膀。他多次请调不成，决心离开乌鲁木齐，以照顾老母为由回到了故乡。他言称声带病变，拒绝再当翻译，选择了来这个公社担任秘书。他认为，秘书至少能掌管公章，而翻译连舌头都不归自己。

作秘书半年之后，他就当了副主任。这职衔有一种奇妙的效应，他觉得自己身量变高了，体态丰满了，嗓音洪亮了，举止大方了。道路已经打通，光辉灿烂的前程才刚刚开始。

这天，谢力甫拿着六队的总结来找铁木耳，谢米什丁也在场。

“铁木耳哥，”按照穆斯林尊重长者的习惯，谢力甫屈尊叫了一声，“州上要开会，我们打算让您去呢。”

“也行。”铁木耳应道。

“可这个材料不行，”谢力甫转头看了谢米什丁一眼，正在打算盘的小会计连忙点头。“高度不够，站得太低。你们的指导思想有问题……”

谢力甫讲解了一些“精神”。他的话里充满了农村干部难以理解和记忆的那些新名词、新提法以及新流行的省略语。

铁木耳垂手呆坐，不吭声。

“譬如说，评法批儒你们队里是怎么搞的？”谢力甫提示。

“没搞过。”铁木耳的回答简单、冰冷。

“理论队伍是怎么建立的？”

“……队伍？”铁木耳翻了翻眼。由于脸黑，他的泛着青光的眼白显得格外鲜明。然后，他垂下了眼帘，“没有。”他说。

“再譬如，你们是怎样批判唯生产力论的？您至少传达过去年夏天我的讲话吧？”

谢力甫多么希望铁木耳回答一声“是”啊。只要他头一点，底下的事就不用他管了。

铁木耳的回答仍然是一个词：“没有。”

“您怎么……”谢力甫几乎咆哮了起来。

其实，不只铁木耳，许多队长都没传达谢力甫的讲话。身处三大革命运动第一线的生产队长，哪有兴致去磨那个嘴皮子？当然，对待上级正确的指示，他们是认真贯彻的，不仅用语言，而且用行动，用他们的全部心力和汗水。至于那些冒充上级精神的空话、废话、屁话，对不起，一般是边听边忘；在不得不照本宣科地说一说的场合，至多也不过是边说边忘罢了。

但是谢力甫不理解。他对报刊上的精神有多么理解，对队里的实际就有多么不理解。“您……”谢力甫气得腮帮子凸出来了。他多么想把这块铁疙瘩狠狠收拾一下啊，但是，不行。

现在的任务是写材料。他知道写好了，对于自己有多重要。他咽了一口唾沫，强作笑容，开导说：

“铁木耳队长！您别什么都‘没有’好不好？至少，您得说说您想了些啥嘛，难道您就知道抡砍土镩，却没有思想吗？”

铁木耳瞥了他一眼，问：“您知道咱们这个村庄早先的名称吗？”

这回轮到谢力甫摇头了。

“我们这里原名阿克提干（白刺草）。一百年前，是长着没边的白刺草的荒地。有三个穷汉追逐一只狍子来到了这里，发现了一小块被山洪漫过的土地。哥儿仨用花帽翻过来盛上麦种，把金黄色的种子撒到这块土地上……后来，这儿也打粮食了。穷苦人的劳动被地主霸占了，解放军到来的时候，这里是艾力伯克^①的庄园。我常想，如果一百年前的三个穷人能够在这里开垦，站住脚跟；那么，我们这些幸福的后辈、新社会的主人，怎么能够不彻底征服风沙，夺取更多得多的土地，创造史无前例的高产呢？”

“您想的就是这个？”

“嗯。”

谢力甫失望地啜囓着：“张口就是一百年以前……这算什么思想？”

于是铁木耳明白了，对于副主任，只有报上登的才是“思想”；而自己想的，根本不算思想！

“譬如说，”谢力甫抓住铁木耳的衣袖，继续追问。“也许你们队有订报纸的吧？”

^① 伯克 对于封建豪绅的通称。

“有。”铁木耳点点头，捏着手指计算着，“生产队订了两份，社员个人还有六户。”

亚夏！^①他总算说了个“有”字！

“太好了，真好！这就对了！你们订的报很不少！报上那些法家的文章大家总是看了嘛。这就推动了你们的工作！不学法家，你们能治沙、开荒吗？不管你们是否意识到，不管你们主观上怎样想，事实就是如此！”谢力甫狂喜地推演着，眼睛发亮。

“法家？”铁木耳又眯眼了，“我们看报的人不看这个。您说的那个法家文章，邮递员一送到，我们就把它裁成二指宽的小纸条。”

“干什么？”

“卷莫合烟。”

……谢力甫走后，一直在场的小会计谢米什丁说：“队长哥，您为什么那样回答呢……他生气了。”

“我说的是不是事实？”

“事实当然是事实。可谢力甫哥是从自治区来的……他认识的人很多……上边来的人经常由他接待……您应该注意关系呵。”还是张孩子脸的谢米什丁，就这样好意地提醒着。

铁木耳瞪大了眼睛，严肃地、有些悲哀地直视着他。这目光使小会计不自在起来。

“哼！怪事也和鸟儿一样，往往成对成双！”

“什么怪事？”谢米什丁没懂。

“第一，一个共产党员向另一个共产党员说了实话，就能

^① 亚夏 本意生存，欢呼时通译万岁。

使那个党员肚子发胀。第二，一个十九岁的娃娃却比成年人还老于世故！”

谢米什丁刷地红了脸。

二

“谢力甫书记，谢力甫主任！”

“谢力甫主任，谢力甫书记！”

在铁木耳那儿碰了钉子，心里骂着：“真是不可救药的泰推尔！”一脸晦气的谢力甫，好半天也没听见这急切、亲热的叫喊。等他止步的时候，一个砸蒜锤子似的圆柱形的头出现在面前，两眼紧挤着鼻梁，脸上堆着一弹就能掉下来的笑容，这是六队社员哈皮孜。他抚胸屈身，恭敬地行礼。

“书记，请到寒舍一坐，请赏光，已是中午了，主任！”哈皮孜的声调曲回婉转，似是发自一张转速多变的唱片。

谢力甫党内没有职务，行政上只是副职。他明知哈皮孜在假意奉承。但是，谁知道这是一种什么心理学的规律，那口口声声“书记”和“主任”的称唤，仍然是赏心悦耳。就这样，谢力甫舒舒服服地坐到了哈皮孜的饭单近旁。

哈皮孜三十三岁，原本是供销社的售货员，因为贪污和陷害别人，在四清运动中被除名。他有五个孩子，生活相当紧。但他不好好劳动，把差不多全部精力用在寻找、制造和利用纠纷上。今天给这个干部递呈子，明天给那个领导送状子。他到处编造谣言，诽谤妨碍他的人；同时又到处讨好，陪笑献殷勤，设法靠近可能对他有助的人。遇到早衰的老婆恶言相骂的时候，他高声宣告：“我自来就不是农民！我生下不是为抡砍土钎；只要坚持，用筷子也可以挖口井！我名叫哈皮孜，你好好

记住！”①

餐单旁，哈皮孜投其所好，严厉抨击了铁木耳。他指责，铁木耳是一个没有政治头脑、保守僵硬，不能适应形势的落伍者，是糟朽如棉的木头，是一捅就破的熟过了劲的哈密瓜，是过期失效了的电影票……

听到这一套妙喻，谢力甫象三伏天喝了一碗用坎儿井②水搅拌的酸牛奶！

对哈皮孜，谢力甫早有所知。两年之内，收到过他的七封控告信。最近，又送来了一份长达十三页的题为《学习吕后先进事迹》的心得。只是因为他写的文字错误百出，一直没有细读。这次回去，他重新拾起，透过文理不通的尘沙，他发现了黄金！特别是这篇关于吕后的心得，虽然题名不伦不类，史料驴唇不对马嘴，仍然放射着勇敢和锐敏的闪光。难得有这样的有心人！

三

谢力甫写材料。案头上摆满了梁效、罗思鼎、唐晓文、初澜之类的堂皇文章。而谢米什丁那几页揉皱了的工作总结，实在太寒伦了。其实在这几页纸中，他可择取的不过是两三个数字。至于思想、格式到每个具体提法，全靠从这些来头很大的文章中引进。经他苦心操作，这份材料便成了不折不扣的翻案文章，六队的增产被说成是一些先进分子（指哈皮孜）对保守分子（指铁木耳）斗争的结果。材料提到了吕后对农民的启迪

① 我名叫……云云，犹言：“我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咱们走着瞧！”

② 坎儿井 是吐鲁番盆地一带挖修地下渠道用的井。深者可达数十米，夏日其水甚凉。

和鼓舞。列举了三个回合，五条体会。总之，材料写得很漂亮，对于“理论家”来说，写的是合乎规格的“实际”，对于实际工作者，写的是高、新、深的“理论”。

铁木耳断然拒绝承认和宣读这份材料。才好呢，不顾公社党委书记反对，参加会议的代表被谢力甫指定为哈皮孜。为了使此人壮观一些，副主任指令谢米什丁支借给哈皮孜十五元钱，作了套新衣。

哈皮孜好美，他发了言，吃了包子抓饭，照了相，看了文工团演出，带着奖状回来了。

弄巧反拙。哈皮孜宣读的、出自谢力甫手笔的材料，由于太不凡，受到州委领导同志的注意。对于不喜欢读梁效长文的领导同志，这份材料新得出奇，高得可疑，他向有关部门提出了这个问题。

于是，农工部长带着一名干事来到六队。部长发现，六队社员既不知晓材料的内容，更不明白怎么是哈皮孜代表他们去开会。听了材料全文以后，一个个茫然莫解。

“这是说的哪里的事？”一个老人问。

“就说的咱们队呀！”一个青年答。

“我的孩子，”老人生气了，胡子撅了起来，“对老头子是不兴这样寻开心的！”

有个年老的木匠，矮身量，圆眼睛炯炯有光，面色红润，银须飘拂，体态和举止十分洒脱。他用一种唱歌一样的浑厚的嗓音向部长和干事问道：

“请问，究竟是马匹拉犁耕的地，还是马身上的虻蝇拉了犁？”

“老人家，您的意思是……”

“听了您的材料，我怀疑，是不是有一天会请 虻 蝇 来 拉犁，是不是毛驴子会长出犄角充当百兽之王，而我们的坎儿井会不会翻转过来，变成矗立七天^①的宝塔？”

“他是谁？”部长询问，知道了这位老木匠便是鼎鼎大名的莱提甫科兹克威^②。与铁木耳及现任大队党支部书记库德来提一起，他们三人解放前都是恶霸地主艾力的长工，是同生死、共患难的忘年之交。莱提甫因为善讲笑话而名扬四远。方圆百十公里，为了请到他光临某个喜庆聚会，需要事先“挂号”排队呢。

……部长和干事在六队呆了十天，参加劳动，广泛接触了社员和干部。回去以后，农工部给州委常委写了一个报告。州委通报批评了那份材料歪曲事实，收回了哈皮孜的奖状，重新隆重地给六队发了奖。公社党委写了检查，并对谢力甫进行了严肃的批评。

六队全体社员由铁木耳队长率领，敲着手鼓，吹着唢呐，载歌载舞，到公社去迎接那闪闪发光的，用汉文和维吾尔新文字写着“学大寨、迈大步”两行大字的奖状。州委农工部长与公社党委书记跟铁木耳热烈握手。铁木耳激动地向社员们说：

“党了解我们。党关心和鼓舞我们。我们决不辜负党的期望！”

是的，他们没有辜负党的期望。这年，他们的产量跨过了“黄河”。“向长江进军！”这个口号响彻在六队的每一块田亩，每一间住宅里。

① 七天 伊斯兰教认为天有七重，犹汉语之九天。

② 莱提甫科兹克威 莱提甫是木匠的名字，科兹克威是他的称号，含义为幽默、逗人笑的人。

四

到了一九七六年。年初就刮起了一阵风。风是个厉害的东西，它可以吹干幼苗，摇落铃蕾，卷起黑沙，迷住许多人的眼睛。然而，也恰是在狂风里，我们看到了傲然屹立的苍松、挺拔俊秀的白杨，和保护着我们的母亲——大地沃土的众多的、不知名的劲草……

前边已经提到，铁木耳的另一个战友是大队支部书记库德来提。库德来提年近五十，须发褐黄，腰板挺直，不论什么姿势，总象铜铸般地稳定有力。大跃进的时候，他是有名的标兵，去过北京，见过毛主席。从打解放军进疆，他一直担任基层干部。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风风雨雨，他更加成熟了。

但是，七六年初的风也时而使他透不过气。他一面深锁双眉看报、听广播，一面警惕地注意着周围动向。哈皮孜又闹腾上了，说什么七五年夏收回奖状一事是个“右倾回潮”的“反革命事件”。谢力甫也一古脑儿推翻了公社党委对他的批评。在公社第一把手被调去学习之后，他成了临时负责人，采取了一系列找别扭的措施，其中一条就是直接任命哈皮孜为六队的副队长。

这一任命引起了强烈愤慨。库德来提受支部委托去找谢力甫，他开门见山地说：

“我们不同意这个任命。那是个品质恶劣的人……”

谢力甫剔剔指甲，抖抖衣角，莞尔一笑：

“离开路线谈什么品质？”

“请问，什么叫正确路线呢？毛主席教导我们，要从最大多数的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出发……”